

奥田英朗 著

“一定要出人头地啊，出人头地。”

在一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

无理时代



无理时代

〔日〕奥田英朗 著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理时代 / (日) 奥田英朗著 ; 曹逸冰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8
ISBN 978-7-5442-9349-5

I. ①无… II. ①奥…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76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031

MURI by OKUDA Hideo

Copyright © OKUDA Hideo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OKUDA Hide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无理时代

〔日〕奥田英朗 著

曹逸冰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贺 静 江起宇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349-5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在朦胧的睡梦中，相原友则听到了闹钟发出的电子铃声。铃声刺耳得很，但不会一下子吵醒他。因为早在铃声响起前，他就徘徊在半睡半醒之间了，晕晕乎乎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铃声。他设定的时间是早上七点。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养成了提前几分钟为睁眼作准备的习惯。

友则伸手关掉闹钟，拉起被子蒙住头，长叹一声。房间里的空气冰凉刺骨。他昨晚临睡前看了眼电视，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最低气温可能有零下五摄氏度。估计室温也高不到哪儿去。春天还遥远得很。再说了，下周才刚到大寒。

他一咬牙爬下床，先穿袜子，再往睡衣外面套一件摇粒绒衫。去洗手间小解后，打开了厨房的油汀，往边上一蹲，搓起手来。只觉得脸上越来越热，整个人好像正在解冻的冷藏食品。这一蹲就是五分钟。

然后，他去厨房的水池边刷牙。他都快一年没用过浴室里的洗脸台了。自从前妻离开这个家，就再也没人为这个唠叨他。

该做早饭了。友则烧了壶水，煎了一块鲑鱼，在汤碗里倒一包真

空冷冻的味噌粉，用热水冲开，又从冰箱里拿出鸡蛋和腌白菜。米饭是昨晚剩下的。

他把做好的东西摆在桌上，边看电视边吃。味噌汤虽然是速溶的，却比自己做的好喝。只是这样一小碗就要花掉他整整一百五十日元。鲑鱼也是高档货。恢复单身后，相原都没心思节约开销了。

刚离婚的时候，他几乎每天早上去便利店买三明治当早饭，总能碰上在同一时间去买东西的独居老人。老街坊的点头问好让他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一想到老人误以为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友则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尝试着自己动手，却惊讶地发现做饭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能把米饭煮熟，其他的都好办。

电视新闻说，某外国品牌在东京银座开了旗舰店，引得顾客在门口彻夜排队。友则心想，东京怕是也跟当年大不一样了。他在东京上过四年大学。住在那儿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大城市和老家有多大差距，然而回乡就业的时间越久，这种差距就越明显。生活在地方小城，走到哪儿都能遇见熟人，唯有在东京才能摆脱别人无所不在的视线。

友则打了个生鸡蛋浇在米饭上，用筷子拌了拌，又给自己泡一杯茶，翻开报纸。这是本地的小报，连“站前百货商店停业”的新闻都能成为头版头条。朝日与读卖这样全国刊行的大报在这座小城是没有销路的，因为上司会逼着你订本地的报纸。

忽然，友则有了一丝便意，便进了洗手间。恢复单身后，他还养成了“开着门办事”的习惯。有时他也寻思，我还会再过上上厕所需要关门的生活吗？

之后，他回到卧室开始收拾自己。先换上衬衫，打好领带，套一件开衫，再穿上市政厅的工作服。他平时几乎不穿西装，因为他的工作常常需要去别人的家里。

八点一到，他就裹上一件普通人滑雪时才穿的羽绒服，全副武装

地离开公寓。这是一栋水泥小楼，总共三层，只能住十二户人家。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婚小夫妻不愿意和老人同住，梦野市建了不少这种类型的公寓楼。每一栋都是全新的，却显得很廉价。

友则绕到停车场钻进车里。这是一款叫“光冠”的车。明明是自己买的，友则却对它漠不关心。有推销员来他的工作单位推销，他就买了，仅此而已。他对现在的车型一无所知。别人告诉他“这车就是原来的科罗纳”，他才稍微有点概念。

发动车子后，他没有立刻踩油门，而是先暖了一会儿车。白色的尾气在四周飘荡，颇有些温泉的意境。同一栋楼的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现身，钻进自家的车里扬长而去，互相之间从不打招呼。跟某些小夫妻点头示意，人家甚至连一个点头都不回。

终于，友则也踩下了油门。走国道去工作单位梦野市政厅要二十分钟左右。即便是早上，也不存在堵车的问题，因为梦野市是刚刚合并出来的地方城市，地广人稀，总共就十二万人。

天空乌云密布。天气预报说，今天上午有雪。

友则卡着点把车开进了市政厅的停车场。离上班时间还有五分钟，他走进崭新的市政厅大门，与一样准时来上班的同事们打着招呼，来到电梯间等候。

“相原啊，今晚怎么样？”

另一个部门的同事突然出现在友则身后，问道。他咧着嘴，摆出摸牌的手势。

“又打麻将啊。前天不是刚打过吗？”

友则翻着白眼回答。也许是因为梦野市刚合并完的缘故，市政厅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很多部门无事可做。当然，就算有人把刀架在职员们的脖子上，他们也不会说一个“闲”字。大家都装出有活干的样

子，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

“怎么是打麻将呢？明明是‘中文学习会’嘛，因为梦野有很多中国人。”

“好好好，你说是学习会，就是学习会……”

他们也的确是打着“学中文”的旗号在暗地里搓麻将，毕竟日志上就是这么写的。

电梯下来了。门一开，大伙儿逐个钻了进去，里头还站着几名女职员，弄得电梯里一股香粉味。

“急着回家干吗？还能有啥好事？”同事在友则耳边轻声问道。

“呃，倒也不是……”

“那就这么定了，今天五点半在‘大三元’见。”

“都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啊……”友则皱起眉头，一脸不情愿地盯着对方。

“求你啦，外卖寿司的钱我们会出的。”同事双手合十，眉毛都摆成了八字形。

不等友则回答，电梯就升到了同事要去的那层。市政厅有好几个类似的“学习会”，活动经费来自合并前存下的小金库。拿纳税人的钱泡麻将馆的事要是被市民们知道了，一场轩然大波是绝对少不了的。

友则在五层下了电梯。“社会福利办公室”在这一层。他在这个办事处已经待了一年多。他本是县厅职员，被派到这里前还在合并前的汤田镇公所干过一年。前妻的娘家就在汤田。当年她说想住得离娘家近些，于是友则主动递了外派申请。事到如今，自然是追悔莫及。

由于梦野是新成立的地方政府，目前这个社会福利办公室还是县厅管辖的分支办事处。不过到了四月，福利方面的行政工作就会移交市政府管辖。到那时，友则就能自动调回县厅，逃离这座无趣的小城了。

他打了卡，把羽绒服塞进储物室，再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为防

止个人隐私外泄，市政厅禁止职员把电脑带出办公室。光盘也是由科长统一管理。

友则拿着电脑走向办公桌，跟科长打了声招呼：“早。今天好像要下雪呢。”

“是啊，可千万别有积雪。不然那群‘阿注’又要让我们帮着铲雪买灯油了，谁受得了啊。”

宇佐美科长看着报纸说道，头也没抬一下。他因为胃溃疡做过手术，明明才四十多岁，却骨瘦如柴，长得像根干枯的木头。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他的口臭会变得很明显，大伙儿一闻就知道。“阿注”指的是低保人群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一小撮。当然，这是内部人员才懂的黑话——友则就在“生活保障科”工作。

“年底那场大雪可把我害惨了。有个住朝日镇的低保人把我叫过去，说他家屋顶上有积雪，影响电视天线的信号。”

“是那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子吧？民生委员和医院都拿他没办法。”

领低保的人叫“低保人”，友则和他的同事则是“社会福利调查员”。调来之前，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多亏这份工作，他才发现原来世上有这么多没良心，也没常识的人。

“相原哥，飞鸟镇有个七十岁的申请人，从昨天开始一直不接电话，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我跟他约了今天要去家访的……”

坐在友则对面的新职员一脸郁闷地说。一个新人被分配到乡下的社会福利办公室，就跟玩“抽乌龟”抽到鬼牌一样倒霉。生活保障科更是市政厅内人人敬而远之的头号大冷门。据说他是面试的时候犯了傻，一不小心说了句“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愿意去体验一下”。

“家访？你是想让我陪你一起去吗？”友则问道。

“如果你方便的话……”

“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得等到下午。”友则三言两语把

他打发了，打开电脑。

“我是不是要去收尸了……”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可我上次去的时候，他家的煤气就已经停了。下一步就是停电了吧……”

“那个申请人递的资料怎么样？”

“一塌糊涂，都不按时交。”

听到这句话，友则松了口气，因为无论出什么事，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要是被拒绝的申请人活活饿死了，那社会福利办公室就得沦为舆论抨击的对象。

他喝了一口行政文员爱美泡的茶。爱美只有高中学历，今年是她当上公务员的第六个年头。眼下她只关心自己的终身大事。她身材微胖，挺招人喜欢的，但在单位只做最低限度的分内事。要是让她加班，她就给你仿佛吃了大亏的脸色看。

“科长，茶叶快用完了。”

“那就去买新的。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来请示我……”

“可您不是不满意我之前买的茶嘛。”

“谁让你买茉莉花茶了，就要最普通的绿茶。”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简直跟说漫才^①似的。爱美从不跟人客气，打起交道来倒是轻松。而且她也不性感，不至于让人分心，这一点也不错。

开工十五分钟后，门口传来一个低沉得吓人的声音：“早。”顾问稻叶来了。一头灰白的头发剃得很短。稀稀拉拉的眉毛下面，是一双闪着光的小眼睛。一身双排扣西装，乍一看还以为他是放高利贷的。

“冻死我了……这种天气就该窝在家里。”

^①日本曲艺之一，类似中国的相声。（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注释皆为译注。）

虎背熊腰的他蜷着身子，捧着茶杯暖手。

稻叶是一名在职警官，隶属梦野警局生活安全科，以“人才交流”的名义被派到了友则所在的社会福利办公室。骗保的人大多有黑帮背景，稻叶警官就是专门对付这类人的。由于办公室会在下一年度划归市政府管辖，市政厅的助理们就去找警方交涉了一番，请来了这位外援。这是为了在县厅开始审查之前，尽可能减少低保人员的数量。友则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办过正式的人事手续，但上司叮嘱过“别到处乱说”，看来上头想这么糊弄下去。

“稻叶警官，之前那个拿残疾证当挡箭牌的低保人，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我们现在还没找到切实的证据，要劳您多费点心了……”

宇佐美客客气气地说道。稻叶是办公室里最年长的，享受着“客人”的待遇。

“放心吧，我不会让那种小流氓继续放肆下去的。改天我就把他抓起来，连带帮他开假证明的医生，让他把钱一分不差地吐出来。”

稻叶胸有成竹。他们正在谈论一个用不法手段骗取低保的黑帮成员。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他写一份退保申请，再把之前发的补助都讨回来。这的确是刑警才能办到的差事。

稻叶来之前，黑帮的流氓们简直无法无天。申请人把缺了小指的手掌往桌上一拍，用凶狠无比的口气说：“我的手都成这副样子了，没法工作。”职员们就会踢皮球，谁都不愿接这种烫手山芋。友则手上也有好几个跟黑帮有牵扯的低保人。有了稻叶，再跟这种人打交道就有底气多了。之前有个前黑帮成员来市政厅领钱，却瞥见稻叶就在柜台后，顿时吓得面色铁青。

但稻叶实在不是一名“真诚的职员”。他的态度总是高高在上，非常强势，缺乏自己是公仆的意识。市民随口跟他说两句话，他都会一脸不爽地嘟囔：“不知天高地厚……”也许他当警察当久了，习惯

了别人低三下四吧。

所有人到齐之后，宇佐美分发了县厅下发的资料。那是上个月县内所有社会福利办公室的低保领取情况一览表。

“大家都看到了，无论是申请人数还是领取人数，我们都是最高的。请大家严格控制申请人数，并重新调查自己手头的低保人，视情况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尤其是阿注，能多拿一份退保申请是一份……”

宇佐美一本正经地安排工作。起初他还会压低嗓门，免得被其他部门的人听见，可不知不觉中，训话反而成了常态。有时他甚至扯着嗓子大吼。

“总之，要让他们重新提交各种材料。有抚养义务的人也要多加联系，这样才能清除外围障碍。我不会给你们定明确的指标，但希望大家努力把数字搞上去。否则……”

宇佐美每周都这样要求大家“拿出成绩来”，这总让友则觉得自己成了私企的销售。也怪职员们之前一直没有“控制成本”的意识，为骗保的不法分子创造了条件。直到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敷衍态度引起了议会的关注，大家才开始正视现状。

梦野市是一年前诞生的新城市，由三个镇合并而成。这一并，低保户便直线上升。有议员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人们不像原来那样爱面子了。说不定还真是这么回事。分母一大，人一多，脸皮也会跟着变厚。

晨会结束后，友则把资料和数码相机塞进包里，准备出发。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是去低保人家里家访。社会福利调查员就是干这个的。出门一看，天空已经飘起了小雪。

今天的第一站是站前商店街附近的公寓。家访对象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人。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三岁，小的一岁，但不是和同一个

男人生的。目前她对外宣称自己是没有工作的单亲妈妈。算上五万五的房租补助，她一个月能领到二十三万的低保，而且全家的医药费全免。普通市民要是知道有人能白白享受这样的待遇，一定会瞠目结舌。她提出申请那会儿，政府对低保户的管理工作做得还很马虎，审核得也不紧，科长就给她批了。如此丰厚的低保费，她已经领了快半年了。

友则按响门铃，屋里却无人应答。“佐藤女士！”他边喊低保人的名字边敲门，竖起耳朵一听，便听见了稚嫩的童声：“妈妈，妈妈……”

“佐藤女士，您在家吧？我是社会福利办公室的相原。”

友则把嘴凑近门板轻声说道。不愿让街坊邻居知道自己领着低保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友则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

屋里传出窸窣窸窣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响声变成了脚步声，门开了。

“来了……”开门的女人明明还很年轻，嗓子却因为喝酒太多分外嘶哑。她貌似是刚起床，穿着一身睡衣。胸口敞开，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

“早上好，我是来家访的。”

“约的是今天吗……”佐藤揉着眼睛问道。一个小女孩贴在她身后。

“是的，我们早就约好了。我能进去吗？”

“屋里有点乱，要不找家咖啡厅……”

“您要是出去了，孩子们怎么办？您不就是因为要带孩子才没法工作吗？为了了解您的生活状态，我也得进去看一下。”

友则把身子挤进门缝。佐藤很不情愿地转过头，往屋里走去，也没说一个“请”字。

于是友则脱掉鞋，进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门后面就是厨房。一眼看去，屋里的状态只能用“杯盘狼藉”来形容，连地上都堆满了垃圾，其中不乏便利店的空便当盒。看这架势，这位单亲妈妈平时肯

定是不开伙的。只见佐藤把两个孩子赶到卧室，往自己身上套了一件毛衣，一声不吭地钻进了客厅的被炉。看来这位吃低保的住户都没意识到要给客人倒杯茶喝。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友则跪坐在被炉前问道。

“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呗。”佐藤说话时没有看友则的眼睛。她都懒得拉几句家常。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上次我建议您找孩子的父亲要一下抚养费，您联系过他们没有？您是有这个权利的。”

“你们帮我去要呗。我再也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这些事必须您自己出面去谈。您应该能联系上他们吧？”

“他们会打我的。要是我死在他们手上，谁来负这个责任！”

佐藤突然瞪了友则一眼。根据之前的访谈得知，在她申请低保时，第一任丈夫居无定所，原本是当酒保的。第二任丈夫则是无业游民。

“您的两位前夫现在都找到工作了吧？”

“不知道。”

“爷爷奶奶没提出要见见孙子吗？”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们。”

沉默笼罩了房间。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能不能让娘家帮帮忙？”这个问题，友则已经和佐藤讨论过许多次了。而佐藤给出的回答永远都是“我娘家也没有收入”。她的父母貌似也离婚了，父亲杳无音讯。她母亲肯定在为女儿每月能白拿二十几万的低保窃喜，让她千万不要放跑了这条大鱼。真是想象不到一个人究竟可以厚脸皮到什么地步。

友则不动声色地环视四周，寻找有男人生活在这里的痕迹。但就算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只要佐藤装傻，那他也没办法。

衣服丢得到处都是，满屋积着的灰尘也无人清扫。可见佐藤平时

根本不做卫生。但友则分明看见电视旁边放着一个 LV 的手提包。

“佐藤女士，那包是哪儿来的？资产申报表上没有写啊……”

“跟朋友借的。”

佐藤表情一变，红着脸回答。她显然在撒谎，但友则没有追问。

她撩起褐色的头发，光滑的皮肤仿佛刚捣好的年糕，一股甜香扑鼻而来。这么不像样的女人，也有青春可以挥霍。

“您每天都干些什么？”

“带孩子啊。”

“那不如把孩子们的外婆请来，让她帮着带。这样您就能出去工作了。”

“我妈妈有自己的家要管，来不了。”

这件事友则也有所耳闻。她妈妈貌似有个情人。母女俩在男女关系方面都很复杂。

“您要知道，普通人赚二十三万要费好大的功夫呢。而且您每个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低保只能用来救急，您可别以为今后能一直拿下去。”

友则盯着她的脸，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佐藤低着头，鼓起腮帮子，像个挨训的小孩似的。

“总之，请您尽快找一份工作。至于托儿所，我会帮您一起找。有些托儿所是有晚托班的。还有，请您务必在一周之内提交‘抚养义务人情况说明’，否则我就要请您写退保申请了。”

这时，隔壁房间传出了孩子的哭声。小姑娘跑过来对母亲说：“翔太他……翔太他……”

佐藤走到隔壁，拽着哇哇大哭的男孩回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都怪你，说哭就哭，害得妈妈都没法出去工作了！”

友则起身劝道：“呃……佐藤女士，不是孩子的错，哭是孩子的

天性……”

“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又没车，没车怎么去上班啊！”

佐藤态度大变，把矛头指向了友则。她每次都是这个模式。先闹别扭，再发一通脾气，根本没法心平气和地和她谈话。

这个二十二岁的女人满脸通红，嘴唇瑟瑟发抖。友则看着她想，她怕是也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不禁产生了一丝怜悯。她的人生大富翁游戏已经走完了。被派到现在这个部门后，“人”成了友则最痛恨的东西。光是听到那些以知性为卖点的女明星说“我爱着人们”，他就会火冒三丈。

再说下去也是徒劳。友则决定留下一张列着待办事项的便条，尽快走人。临走前，他再次强调：“再给您最后一个星期。这次可不会宽限了。”背后传来幼童号啕大哭的声音。“可千万别打人啊……”友则一边祈祷，一边离开。

出门一看，腋下已经被汗水浸湿。每次家访完都是如此。冷风瞬间带走了友则的体温。

轿车在国道上飞驰。友则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弹子球店。有位低保人天天去店里消磨时间，被街坊邻居举报了。这样的举报并不罕见，看到拿低保的邻居成天吃喝玩乐，人人都会来气。

今天友则准备用照相机拍下对方打弹子球的证据。否则直接找他对质，他也会搬出“今天我是第一次来”“今天碰巧有空”这样的借口。只要拿到铁证，就能逼他写退保申请了。这个低保人原本是建筑工人，声称自己腰不好，还提交了医院开具的诊断书。友则碰到的净是这样的货色。一大半的低保都被这种打着“弱势群体”旗号的懒人领走了。那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调来办公室之前，友则万万没想到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然而他现在痛感，大半个社会都被“不诚实

的人”占据了。

国道共有四排车道。两侧尽是红红绿绿的大招牌，仿佛低俗的主题乐园。“鞋”“酒”“书”……招牌上的文字也是花里胡哨，拼命要吸引人的目光，对市容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想想小时候，他曾坐着父母的车路过这一带。当时这儿还有秀美的田园风光，当地的孩子们正忙着放风筝，让他羡慕得紧。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了综合超市、家庭餐厅与弹子球店的天下。拜其所赐，车站门口的商店街日益萧条，拉着卷帘门的店面是越来越多了。

这时，一块大标语牌进入友则的视野，上面写着“圆梦于梦野”。梦野市由“汤田”、“目方”和“野方”合并而成，把三个镇名的第一个音节连起来，就成了“梦野”。^①新市名并未引起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可见大家都觉得这个碰巧拼出来的名字还挺顺口。“向田郡”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就这样被世人遗忘了。

雪下得越来越密，被大风一吹，在空中形成了一道道白色的横线。人行道上空无一人。住在这座小城里，要是没辆车，连出门买东西都是个难题。

友则把暖气开到最大。挡风玻璃前的光景是灰蒙蒙的一片，天是灰的，路是灰的，连行道树也是灰的。

①梦野的罗马音为“yumeno”，由汤田(yuda)、目方(mekata)、野方(nokata)的第一个音节组成。